



严厉的父亲曾给我写了封13页的长信

□陈益

清明前上坟，只见父亲坟墓上的杂草又长高了，几株细长的小槐树在风中摇晃。

在我全部的记忆中，父亲少言寡语，身材单薄，对我近乎冷漠，反映在脸上表情上，我想不起他有过一次亲切的笑容，哪怕是他发了工资割肉全家“打牙祭”，或者大年三十家人团聚。反映在父子关系上，由于他在县城工作，很少回家，以至于盼年盼月见到他一次，嘴上喊着“爸爸”，心里却觉得怪别扭。特别是我参军离别的那天，全村人都来给我送行，母亲更是哭得双眼红肿，肝肠寸断。他倒好，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抽闷烟，冷眼看着大家，我跟他道别，他低着头“嗯”了一声，连眼皮都没抬。

每次回家探亲，临别时，母亲都要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依依不舍地边说边抹泪。这时，父亲走过来，一边埋怨母亲“行啦行啦”，一边头也不抬毫无表情对我挥挥手“走吧走吧”。

父亲只打过我一次，缘由好像是我联合两个妹妹顶撞母亲。这唯一的一次让我刻骨铭心，甚至连当时他愤怒的表情，挥棍的姿势和扔了棍子喘着粗气离开的样子，我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那两棍子下手太重，打得我皮开肉绽，两个多月才痊愈。每次母亲给我后背上药，边上边掉眼泪。

父亲一生只批过我一回，言语很严厉，令我记忆犹新。那是在连队刚当上文书兼军械员，写信用了有部队编号的信笺和信封。没想到，父亲写了13页的回信，把我批得体无完肤。这封信看得我脸红心跳，批得我无地自容。信中还夹了5元钱，嘱咐我如果每月6元津贴不够，就用他寄的钱，千万莫占公家便宜。

听母亲讲，父亲也打过大妹妹一次。虽没打着，但闹得人皆知，父亲也因此大病一场。事情的缘由是台胞王东来回乡探亲引起的。王东来过去是邻村的，与父亲同一天被抓了壮丁。1948年寒冬的一个深夜，在舟山群岛的一个战壕里，王东来与父亲商量何去何从。最后，王东来选择去了台湾，后来经商成了富豪。父亲选择投诚，参加了解放军，后来转业到渠县邮电局。王东来回乡探亲，执意要看望我父亲，两人相见，老泪纵横。王东来硬要送给父亲一万元新台币，被父亲断然拒绝。王东来走后，大妹责怪父亲。父亲大怒，挥起拐杖追打大妹，追了好几条田埂，才被众人劝住，父亲因此气得病倒了。在医院里父亲迷迷糊糊时，嘴里一直念叨：“我没错，我没错！”

听外婆说，早些时候，父亲有个小木盒，珍藏在他那一口藤编的箱子里。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不管多忙，父亲都会将木盒子里珍藏的东西拿出来，先是在烈日下晒一个小时，然后用一块红色的金丝绒布反复擦拭。年年如此，雷打不动。有一年父亲过生，红苕酒喝高了，外婆和母亲问他，那木盒子里装的啥？为什么每年六月初六才拿出来晒擦？父亲先是一愣，随后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原来，父亲擦拭的是两枚勋章，一枚“抗美援朝军功章”、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他沉痛地说，1951年农历六月初六的正午，他当时在某炮团担任电台台长，与团部首长在一起。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的炮弹铺天盖地向他们阵地倾泻而来。阵地上所有大炮和官兵，不到5分钟全部灰飞烟灭。假如他未提拔为电台台长，必定也会与战友们一起殉难。

外婆曾经神秘地告诉我：你爸与你妈的结合是“天意”。1947年春，母亲经媒人介绍与父亲相识，本打算春节前结婚，不想在当年7月发生了一场变故。父亲因为读了两年私塾，自视清高，对后妈不理不睬。一次后妈恶人先告状，结果父亲被爷爷狠揍一顿并赶出家门。父亲无奈在后山乱转，困了就躲在破旧的瓜棚睡觉。那日，保长押着抓的壮丁去镇上交差，突然发现瓜棚中的父亲，直接把父亲捆走了。母亲和陈家却浑然不知，以为父亲逃荒去了，后杳无音讯，加上兵荒马乱，都认为父亲死了。后来大家都劝母亲另寻婆家，因为有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说她活不过30岁。母亲想，既然活不过30岁，何必嫁人害别人呢？父亲后来投诚参加了解放军，由于表现优秀很快入了党，随即入朝作战。1955年全军首授军衔，父亲被授予少尉。1957年父亲转业被分配在渠县邮电局工作。父亲没先去邮局报到，直接来到外婆家见母亲。那年，母亲刚刚30岁。算命先生的失算，让一对命运多舛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后来父亲调到离家近的支局工作，成为宝城邮电支局长。一家人自是欢天喜地，但新的问题又来了。父亲一共有9个兄弟，都生活在农村，一遇赶场，这个找父亲“借”5元，那个找父亲“借”20元。父亲重情重义，逢借必给，但都是有去无回。后来母亲掌管经济的大权，父亲每月的工资除去抽烟等必需，其余全交母亲，谁借钱，找母亲开口。这样一来，漏洞就堵住了。

父亲活了73岁。听小妹妹说，他走得很安详。吃晚饭时，她去叫正在院后小河边钓鱼的父亲，叫不答应，走近一看，鱼竿滑落在一边，头歪在椅子右边，双目微闭。此刻，一抹夕阳正投射在他的脸上……

有年，我陪母亲去给父亲上坟。母亲一边拔着坟上的杂草，一边对我说：“儿子，你爸其实是非常疼爱你的。那一年你得了黄疸肝炎，他在县医院整整陪了你7天7夜，听说猪肝对你康复好，每天一大早就到菜市场给你买猪肝，并且变着法弄给你吃，什么炒猪肝、卤猪肝、炸猪肝；什么猪肝汤、粉蒸猪肝、猪肝丸子，你两个星期就康复出院了。那年你从军校写来的第一封信，你爸满头大汗小跑回家，当着我和两个妹妹的面拆开信封，把你的信给我们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热泪盈眶。你送给他的那套军装，平时他舍不得穿，只有在他生日那天才认认真真穿上，那自信自满的神态，仿佛让他又回到了过去的光辉岁月。”

听完母亲讲父亲的故事，我的眼眶湿润了。过去我完全误解了父亲，他不是个薄情寡义的人，更不是一个冷漠的人。他把所有的爱都珍藏在心里。他是一位军人，表面不苟言笑，其实他腹中藏有经书万卷；看似表情木然，其实他胸中自有江河奔腾。

从此，每次清明给父亲上完香，我都会心怀崇敬，给他老人家敬上一个标准的军礼！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玉兰花

□潘昌操

春天是你从大寒那里装来的
这洁白的杯盏
顶着寒风打开心扉

不是欲言又止，而是畅所欲言
一片两片落下的是泪痕
迎宾大道，冬天留有最后的告白

三月，火炬大道有玉马奔驰
一棵树上有那么多好友与我
相见，没有多余陪衬
只看见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那淡香若兰呀，我喜欢

叫一声辛夷呀，我亲爱的姑娘
我鼻塞的，不闻世事的病好了

那些白天黑夜放光的灯盏
大朵大朵浓郁的欢乐呀
城市的头颅跟着浪潮摇曳成海洋

熟悉的紫呀，我忘了还有其他颜色
叫一声木笔，唤一声清香
我想用一支笔把你
描绘成一树树花开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待诏儿

□项德林

前段时间想剪头发，在街上转了一大圈，竟不知进哪家好。随便找了一家进去，店老板热情地问：“您要什么理发师为您剪？我们这里有……”一堆像职称一样的名称脱口而出，搞得我云深雾罩，至今也没记住。

剪完头发出来，突然想起了以前的剃头师傅。在汉代，以技征召士人，让他们随时听候皇帝的诏令，称为待诏。宋元时期，待诏的官职进一步扩展，成了市井手工艺人的称呼。到了清代，清政府迫使汉人剃头，剃头这门手艺应时而生，而且是朝廷官员，属上等行业，剃头匠还叫“待诏”。新社会改天换地，我们老家一带各行各业的手工艺人都有专门称呼，如木匠、石匠、铁匠、漆匠等，唯独管剃头师傅依然叫“待诏儿”。家有千金万金，不如一技在身，但凡有一技在身的师傅都颇受人尊敬，在脑壳上要摆戏的剃头师傅更是如此。我猜这也是待诏儿的称呼保留下来的主要原因，只不过用儿化音演变，以示落入江湖之远。

以前交通不便，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到镇上才有剃头摊子。逢赶场日去镇上卖蔬菜水果之类或者采买油盐酱醋，才顺便剪一下头发。有的乡亲舍不得花那几毛钱，头发总是蓄得老长老长，或者自己拿剪子胡乱剪一下，都说像狗啃了似的。也有的总是胡子拉碴，实在看不下去了，随便用一把磨得飞快的小刀子自己下狠手刮几

下，刮得不好几道血印子在下巴赫然在目。

我们邻村有位待诏儿姓张，按农村那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应该算我的表叔辈。与十里八乡的乡亲相比，张表叔算得上眉清目秀，脸庞被自己修得溜光水滑。张表叔平时忙于稼穡，农闲时便提一个装有理发用具的黑色人造革提包走村串户帮乡亲们剃头。

隔上两三个月，张表叔就会到我们村里，来到我家院坝，冲着奶奶一口一个“嬢嬢”地喊得甚是亲热。“待诏儿来了，剃脑壳了哟。”院子里的小伙伴见张表叔来就纷纷奔走相告。

奶奶总是很热情地搬上两根板凳，张表叔便从手提包里取出围布、手推子、发剪、刮胡刀、掏耳勺、碱皂等一应家伙，一一摆在凳上，然后在另一个凳上坐定，燃起一支卷烟，悠闲地等待第一位顾客。

近水楼台先得月，这第一个顾客总是我。其实我极讨厌理发，被手推剪推掉的碎发渣老往颈子里掉，前胸后背都奇痒难忍，以至于现在也是到了非理不可的时候才去理一次发。

张表叔站在身后，将围布一抖围住我的颈子。一手捏着手推剪，一手拿着缺了齿的梳子在我头上推剪起来。手推剪熟练地一捏一放，只听“咔嚓咔嚓”的声音连续不断，一撮撮头发悄无声息飘落下来。有调皮的碎发

渣穿过围布的缝隙，钻进我的颈子、背脊。剪毕，他一边对着我的颈子使劲地吹几口气，一边用一柄毛刷狂扫，尽可能将碎发渣吹落，然后取下围布一抖，便算是剃完一个头。张表叔剃头也无所谓发型不发育的，只要将头发剪短，稍稍平整就行。其实张表叔的手艺不好，这是大家公认的。每次给我剃头的时候，奶奶总是吩咐“别剪得像狗啃了一样七长八短的就”，其手艺可见一斑。然而别无他法，长年累月到我们村里来的就他这么一个待诏儿。

一个院子里人的脑壳理完，张表叔收拾起家伙，提着黑色人造革提包，沿着乡间小径走向其他的院子。

后来，随着村村通工程将路修到了各村各户，大家坐着摩托车、面包车到镇上赶场越来越方便。镇上的理发店也渐渐多了起来，一些年轻人开始留起了中分、偏分、板寸等各式各样的发型，有的还上了亮晶晶的摩丝，一副油光可鉴的样子。以前总是自己拿剪刀“咔嚓”一下剪掉半根辫子的人们，也到镇上的理发店剪头发，有的还烫起了卷发，走在村里感觉洋气得很。

张表叔到我们村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不来了，据说南下打工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居住空间的迁移，张表叔在我的消息库便渐渐失去了踪影。

(作者系重庆市金融作协会员)

